

7 格桑梅朵

把答卷写进时光的河

姜万川

2024年2月18日早晨,刚进单位,手机响了。

“我们刚刚商量了,请你联系卓玛,把助学金转给她吧!”

龙年开工第一天,我接到重庆市第六批援藏干部的电话。援友开年委托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卓玛转助学金,让她安心好好读书。

卓玛是十多年前大家在昌都援藏时旧友的女儿。生活无情,卓玛的父亲壮年早逝。援友有爱,想方设法,帮助她来重庆上学念书。

第一次来重庆,卓玛由妈妈和弟弟千里陪伴。第二次来重庆,卓玛约同学一块。一次次走出高原,卓玛变得越来越独立自信。

我赶紧点开微信与卓玛联系。卓玛说她和同学已经约好,隔几天就一起出发。未了,她还留言:“寒假我和妈妈准备了一点风干牦牛肉,到时候一块儿给你们拿过去,谢谢你们了!”

多么善良懂事的孩子啊!我的心里暖洋洋的。一次援藏,终身结缘。思绪飘飞,那些雪域高原上经历的一幕幕,不断在眼前浮现。

写给拉姆的信

“拉姆你好!祝贺你战胜艰难险阻,进入大学的知识殿堂。”

这是9年前的高考之后,受重庆援友们委托,我提笔写给藏族女孩拉姆的一封信。

2010年,进入雪域高原后不久,33名重庆援藏兄弟姐妹捐出生活补贴,设立助学基金。拉姆等多名农牧区藏家孩子,就是其中首批资助对象。

“我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情形。在昌都市一中的教室里,你扎着马尾站在讲台上,羞涩地领取第一份助学金。第二次相见,是在你辍学后的家里。大家纷纷给你的爸爸做工作,鼓励你要继续读书。你红着眼,一次次给我们斟满酥油茶,转过身去,却已是泪如泉涌。”

那年夏天,得知拉姆辍学的消息,大家立即赶往她家了解情况。第一次上门寻找,家中没人。不久,重庆援藏干部再次出发,终于找到了拉姆。原来,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拉姆的3位亲人相继去世,父亲考虑到家里经济拮据,农活繁重,不让女儿继续上学了。在屋子里,大家不断给她父亲做思想工作,并为拉姆捐款,拉姆父亲最终点头,同意让孩子继续上学。半个多月后,在我们的陪同下,拉姆高高兴兴地重返校园。

“现在,你用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大学,给了自己 and 所有爱你关心你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这个新学期,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坚持用这样的方式,一路相随,为你加油鼓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掌握丰富知识和本领的你,也会如骏马雄鹰一般,在雪域高原的蓝天丽日下一展风采。”

时光流淌,信件寄出后的第4个金色秋天悄然来临。就在这一年,拉姆大学本科毕业,回到高原农牧区工作。拉姆兴高采烈地给我们发来消息:“我考上乡村专干了,希望我能为国家为人民为家乡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我会接着奋斗……”

益扎益西兄妹的蝶变

认识益扎很偶然。进入高原后,一个秋日的上午,我满怀好奇地去逛昌都老城区。在一片破旧的院落中,发现了在窗户外面作画的他。

益扎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坐坐,他的老婆忙着打酥油茶,他的母亲和妹妹不停地给我添清茶,他的姐夫搬起羊头举在头顶让我拍照,益扎一家子清晰地留在了这些影像中。

后来,我经常在周末去看益扎作画。益扎的妹妹益西正在念中学,每次她总是乐呵呵地斟茶,然后端着听我们聊天。每当看到益西坐在旁边,我就问她学习情况,顺便还跟她学习藏语发音,临走前总会念念叨叨说好几遍:“一定要好好读书,世界那么大,要走出高山峡谷,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那时益扎的老婆挺着个大肚子,身体瘦瘦的,面色蜡黄。看着她身体很虚弱,我建议他把老婆送到医院让医生接生,以免出意外。益扎担心地问:“要花很多钱吗?”援藏后我去过医院,知道有很优惠的医疗政策,农牧区妇女住院生孩子是可以报销全部费用的。我赶紧把政策讲给他听,还把工作中认识的一位妇产科主任介绍给他。

“孩子在医院顺利出生了,老婆孩子都安全,我当爸爸了!”3个月后,益扎乐滋滋地打来电话。

不久后,我和援友勇哥一起登门祝贺,送上小红包,益扎家中一派喜气洋洋。

如今,益扎走出藏东高山峡谷多年,在西南的大都市开了唐卡画廊,带着一帮画师走南闯北精心绘画。

妹妹益西发奋读书,考上江苏省南京市一所大学,现在已经是高原气象方面的“小专家”了。

激荡心灵的歌

“走过了千山万水,还是我的昌都最美,走过了人海茫茫,最美还是昌都的姑娘……”这首《情醉昌都》,是昌都歌舞团小伙向达为藏东大地写的歌。

面对雄奇的大美山川,向达唱出别样的柔情。当那银铃般的嗓音响起时,我不禁听呆了。于是在澜沧江畔歌唱的向达,成了我拍摄的一条藏东文化新闻的主角。那些天,他那悠扬的歌声在昌都的街头巷尾回荡。

向达说,压根没有想到,他会在只播大人物的电视新闻上出现那么久。从那以后,向达经常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去坐坐。

向达的梦想在远方,他想去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渴望能继续读书学习,还要写更多的歌,编更好的曲。我们相互拜师,我带他拍照编片,他教我学藏语唱藏歌,吉他声、歌声不时在院子里响起。

音乐是最美的语言。在破旧的老木屋里,我陆续结识了昌都歌舞团的向达、旺堆、洛松等年轻人。恰逢演出在即,他们每天都在紧张地排练。在节假日和工作空隙,我常常跑到歌舞团,看向达、旺堆、洛松和伙伴们排练节目,与他们一起弹吉他,唱各种各样的歌。

向达,一直追逐着走向远方的梦想。两年后,他自学考上西藏大学,读完五年本科后保送读研,专攻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旺堆,进入大学进修,华丽转型做编导。洛松,考入北京舞蹈学院深造,在名师指导下学习中国民间舞蹈。他们与伙伴们一起,编排参演多台大型民族歌舞,多次奔赴海外表演,开展国际文化交流。

“洛松主演作品获得荷花奖金奖!”“向达创作歌曲获得全国金奖!”最新看到他们,是在不断获奖的消息中。当年的一个个青葱小伙子,如今已成为雪域高原文化繁荣腾飞的带头人。

一次援藏行,一世高原情。

因为援藏,我们结缘,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与雪域各族人民相识相交相融。心怀热爱,一起奋斗,把答卷写在广阔天地间,把答卷写进时光的河。

往事如昨,青春不远,我不禁哼起了这首歌:

“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

(作者系重庆市第六批援藏干部)



雪落在山南

王志强

雪

落在山南的峰峦

思绪如蜿蜒的雪线

风

像极了母亲的叮咛

我伸出温厚的手掌

去捕捉母亲苍老的呼唤

夕阳里,秋草枯黄

左手用袖口擦着孙女的鼻涕

和柳枝折成的拐杖一起

在乡村丁字路口张望

手里拿着脚脚绵密的冬衣

雪

落在山南的土地

温暖洒在我的心里

风

像极了父亲的叹息

我探出温热的双唇

去亲吻父亲车辙的痕迹

村头,一群老人正拉着家常

聊着爷俩昨晚的烧酒

父亲就静坐在轮椅上

默念着唯一的熟悉号码

摩挲着儿子临时赠予的手机

雪

落在墙角的格桑花瓣上

反抗着早冬的枝叶纤长尖细

风

是姐姐电话里“你就不该走”的责备

我拿起半截粉笔

遮蔽跨越六千里的泪滴

雪山脚下

一个个藏族孩童守望着手机屏幕

在清晨炊烟依依的毡房

和父母一起等待上节课声响起

雪

落在雅砻大地

风

似母亲的叮咛,似父亲的叹息

姐姐的责备,是上课铃声响起

明天

太阳会照常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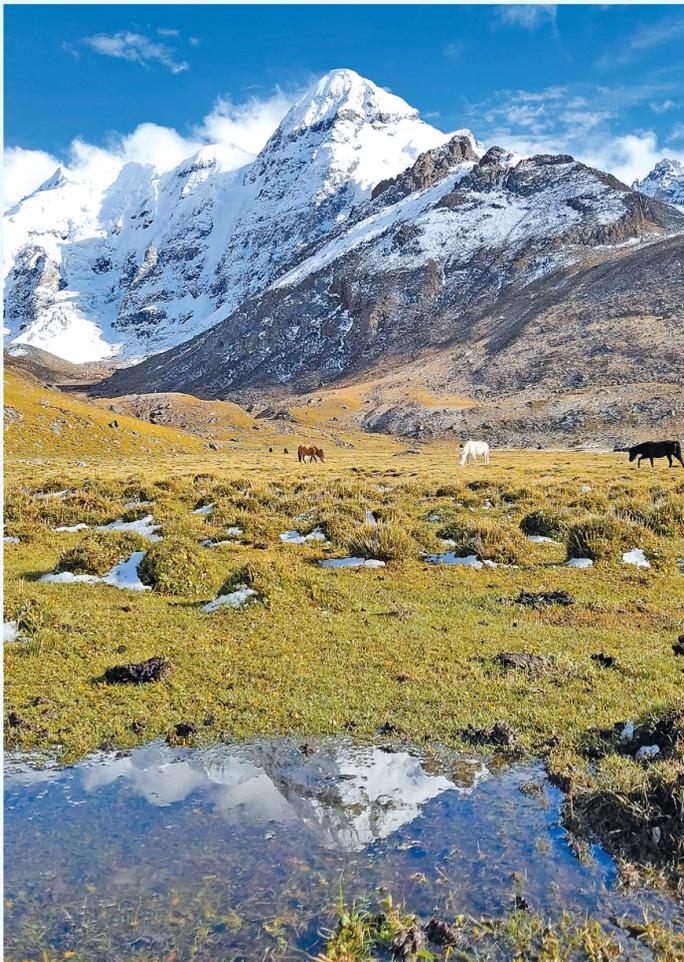
雪会融化成水

流淌进蜿蜒儿女的心底

徘徊在你我的梦里

(作者系安徽省第三批组团式

教育援藏干部)



宁洪海摄

(摄影作者系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

当雄风光

高原上的马蹄针

卢川

11年前,我怀着激情与梦想,告别了喧嚣繁华的城市,来到了魂牵梦绕的雪域高原——湖北省对口援藏的曲松县。初入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绵延不绝的大山、深不可测的峡谷之外,还有藏族基层干部对工作如火的热情、对群众真挚深厚的感情以及令人敬佩的顽强意志和韧劲。

初遇旺珍,是在一次下乡走访活动中,那时她是驻下洛村工作队队长,领着我去当地的农牧民家里走访。她满面笑容,一路走一路介绍,到了村头,巧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旺珍告诉我这叫马蹄针,又名“狼牙刺”“白刺花”,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头顶似火骄阳,根植数尺黄沙,生长环境恶劣,却花开如兰芬芳,我不禁被这小生命的韧性与顽强所征服。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随着与旺珍的接触逐渐深入,我深刻感受到这里的人们与当地的植物有着相同的品格,每当看到马蹄针,我就不由得想起旺珍。

对旺珍的进一步了解,是从谈心交流开始的。2013年11月,在机关工作了十几年的她,响应自治区的号召,投身到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中。在西藏,县城与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差较大。初到下洛村,分散的村落、稀少的人烟和村民对驻村工作队的异样眼光都让她感到些许沮丧。但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促使她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工作中。

驻村的第一个月,旺珍就带着队员走村入户,逐一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及所思所想。就在交谈中,旺珍真切地感受到了村民的质朴与热情,一次次敞开心扉的交流如溪水般流淌在乡间房舍中。经过一次又一次走访,旺珍逐步了解了村民的思想动态和各种需求,感受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同时也触摸到了村民生活中真正的伤痛。

临近藏历新年,眼看着村民们都忙着准备年货,旺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村里还有12个贫困户,看着他们期盼的目光,虽然她嘴上没有承诺什么,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过上一个幸福祥和的藏历新年。次日一大早,旺珍坐上了开往市区的首班车,直奔山南市民政局局长的办公室及相关部门。当她将争取到的大米、面粉、砖茶、慰问金等发放到村民手中时,村里的老阿妈白玛握着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激

寻找“海报微笑女孩”

韩军峰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每每读到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我都会想起远在阿里地区的孩子们,想起那群“距离太阳最近的孩子”,想起阿里地区革吉县康巴列牧区的益西曲珍小朋友。

2019年,是我作为第九批援藏干部在阿里地区革吉县工作的第一年,恰逢当地脱贫摘帽的冲刺期,也有幸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当地干部群众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等伟大历史进程。那年10月份,我和康巴列村第一书记贡布一起深入海拔5100米的康巴列牧区,开展脱贫攻坚入户走访。当走出一户帐篷时,恰好回头看到一位小朋友正目送我们离开,目光清澈明亮,于是我随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保存了下来。同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团干部出身的我联系“娘家人”中国联通团委,提出能否通过青年志愿活动,为阿里地区的孩子们做点事。很快,公司团委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策划开展了“暖冬围脖,邀您一起织”爱心志愿活动,倡议为革吉县的孩子们购买围脖等御寒物资。征得同意后,那张随手拍的牧区女孩照片被用于制作活动海报。活动很快得到公司上下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并在中国联通“党建·脱贫攻坚主题论坛”上正式启动,同时也得到了团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在互联网上转发,短短10天就募集爱心资金28.37万元。经过爱心接力,12月中旬,3015套围脖、帽子和手套顺利送到了革吉县,为全县所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带来了冬日的礼物。

在准备现场捐赠仪式时,同事提出邀请这位以天真可爱的微笑征服无数爱心人士“海报微笑女孩”来现场。我万分懊悔没有记下孩子的家庭地址信息。茫茫高原牧区,如何找到呢?我急忙联系第一书记贡布,详细介绍了情况。贡布很快反馈了消息:孩子是绕穷家的女儿益西曲珍。

无巧不成书。当天县里召开会议布置冬季防灾及脱贫攻坚验收工作,安排对口联系干部马上下乡。12月6日中午,我们赶到了百公里外的康巴列村委会开展工作,工作后大家一起吃午饭,围在桌边,边吃边聊。话题谈到了“海报微笑女

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那晚正是藏历的“古突”之夜,老阿妈有意让旺珍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古突”,捧着老阿妈做的热腾腾的“古突”,旺珍深切地感到这是她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古突”之夜。吃完“古突”,旺珍拗不过老阿妈的好意,只得由着老阿妈将她送回村委会,却没想到在村委会门口,一群村民也挨个等着请她吃“古突”。

那年5月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旺珍被村民的电话给叫醒了,没有任何经验和准备的她顾不上换件衣服,拿起伞就往地里跑。湍急的水流冲破河堤涌入下洛村。路面开始积水了,居住在低洼处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旺珍迅速行动起来,带领党员和“双联户”户长用一袋袋装满沙子的编织袋堵成一道墙,洪水顺着河堤缓缓而下,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而此时的旺珍已经是精疲力尽。

驻村的日子,旺珍的身影活跃在田间地头,每天都为群众的琐事奔忙。她从不抱怨苦和累,而是笑呵呵地说:“鞋底的泥土有多厚,与群众的感情就有多厚。”在一次走访中,旺珍来到了村民达嘎家中。达嘎阿妈50多岁,身患残疾,丈夫胃癌晚期,大儿子是精神病患者,小儿子在咸阳读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家庭,靠捡垃圾供一名大学生,这让旺珍很受震撼。在闲谈中,旺珍得知因凑不到路费,达嘎已有3年没有见到她的小儿子了,因为经济困难,孩子回家探亲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求学,旺珍非常理解一位母亲的思念之情,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刚拿到手的3000元驻村补助全部汇给了达嘎的小儿子,让达嘎一家终于有机会团聚。旺珍的关心与真诚感动了村民,下洛村的村民真心希望旺珍留下来继续驻村,成为下洛村的一员。

旺珍告诉我,在基层,有真心的付出,积极的参与;有痛苦的洗礼,也有幸福的回忆;收获了基层知识,丰富了人生阅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好村情民意的“知情人”、群众信赖的“知心人”、发展稳定的“管用人”。一年的时间很短,眨眼间已经过了大半,早已与下洛村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群众就如同一本词典,虽不华美,却厚重朴实。

(作者系湖北省第三批援藏干部)

孩”益西曲珍小朋友。康巴列村党支部书记巴桑突然用手指着暖窝藏式沙发上的一位小伙子说,那就是益西曲珍的父亲绕穷。我赶紧放下碗筷,打开手机上的照片,向绕穷详细介绍了前期爱心志愿活动情况,提出希望再见一见益西曲珍,并邀请她参加后续活动。绕穷爽快地同意了,马上起身带我们去附近的冬季住房。

到了绕穷家,我观察了一下,感觉冬季燃料、过冬物资还是够的。进屋后,女主人正在炸油饼,身边围着两个小朋友。我左看右看,不见有人介绍,忍不住发问:“益西曲珍小朋友呢?”巴桑笑了,指着稍大的小朋友说这就是。

我仔细一打量:孩子头发剪短了,身上没有穿藏袍,和海报形象出入很大,但是眉眼间还是海报上含羞微笑的模样。我赶紧凑近打招呼,自我介绍。益西曲珍很害羞,只点头回应。我取出朋友捐赠的童装,给两人试穿了一下,刚好合适;又将前期朋友捐赠的文具袋和护耳等礼物送给了她。我开玩笑说:“现在你是小明星了。”一屋人都笑了。于是约定后续开展活动时再邀请她和她父母前往现场。

活动当天,益西曲珍一家乘坐村委会采购物资的车子提前赶到县城,此时,天空飘起了雪花。考虑到天气,担心孩子受凉,最后把活动地点定在有暖气的县城小学食堂。捐赠仪式简朴而热烈,让人觉得暖意融融。久在牧区的益西曲珍在登台时突然紧张起来,不肯离开妈妈的怀抱,我马上走过去把书包、文具、图书等礼物送给她逗她开心,她高兴地接了过去,紧张的情绪也逐渐缓解了。

返回北京后,我时时牵挂着革吉县的孩子们。一天,我正和革吉县完全小学的尼央老师用微信聊着教学中的酸甜苦辣,突然心头一动,问尼央老师:“益西曲珍小朋友该上学了啊!能帮我打听一下在哪个班级吗?”尼央老师看过照片马上发来消息:“她,就在我们班里呢!”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可爱的益西曲珍,还有革吉县的孩子们,你们还好吗?那个穿红色冲锋衣的叔叔时刻想念着你们。

(作者系中国联通第九批援藏干部)